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5
13



文庫 11
D 85
13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元 袁 桷 撰

啟

上王尚書

伏以瞻望聲容幸有登龍之舊披陳悃悞慙無吐鳳之長
圖鼓勇之新功冀鑄頑於大造掃門受業槭積致詞切念
桷生不逢時長始知學伶俜素緒綺襦紈袴之習無聞零
落青編漆簡汗書之藏曷見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
念斯文豈宜束之高閣操觚而歎詎秉異心倚柱而歌終
持正色曾臆結約肝膽輪困惟其用拙於今將欲脩名於
後載惟宏博世號殊科夷考哲賢咸稱異數當紹聖之首



010190555432

48-12A10

創蓋以窮經爲先至大觀之重刪乃因代言而設唐朝疎
略故退之自笑其俳優宋制精詳至文公欲加以深厚維
較藝於詞苑杳若揆丸雖置身於書林悉同畫餅苟非討
論於暇日孰能敷奏於一時爰取舊規各成要覽涑水之
尙德筆纂金桴義山之好奇文編玉府初學記資騷人之
屬對稽古編假進士之試文博要之粹於丁年統類之塵
於乙夜斯皆品節之效可爲區別之模然獨此書實難其
例千門萬戶恍焉莫知所之六律五音聞之不喻其意至
若寢門路鼓遂成君子之欺御庫神弓終藉老兵之對望
洋之歎浩浩測海之智嚶嚶一物不知過亦多矣兩端而
竭恥莫甚焉信知梓慶之巧專益訝庖丁之技異伏惟內

翰尙書先生南州元老故國重臣望壓縉紳聊復浮湛於
閭里文驚華夏未妨談笑於江湖恥申公之蒲輪便管寧
之紗帽樹人爲急獎士尤先子誠齊人侈以都邑之富波
及晉國化其潢汙之卑是用忝揣顛蒙惠徼恩育鉤元提
要在明公爲壯歲之筌蹄糾繆繩愆於後生爲百世之模
範儻獲書傳於琬刻尤當襲藏於巾箱與汝共之淡議中
郎之隘非吾徒也尙祈夫子之憐欲報無從未言先愧

謝王尙書

拔叔度於幼童淡慙非偶執李膺之下御竊喜同時敢緣
擁篲之恭庸致樞衣之請袞袞語重茅塞心開伏念桷才
實滯頑心尤退縮經箱塵寂莫逃家丞庶子之譏藝苑雲

蒸誠駭翰林客卿之對淡恐凋零於冷譜固嘗論索於陳
編志不能以過人識不足以廣問戴盆望日勤無補於三
餘坐井窺天智有鄰於五技衡門感歎斗室屏營然而切
觀盤盂之書致戒必謹韋弦之義繕性尤淡苟非取則於
古經曷足振名於來世虛心實腹學始類於安苙閑邪存
誠念實同於執玉反觀典學之成訓爰採遜志之嘉名輒
布請祈方虞僭躐豈駑駘已下尙希一顧之功然爰居何
知遽享九奏之禮寒窗展玩絢兮虹蜺之章素壁高張森
然神鬼之護論淡藥石字重璠璣已三復而各消終九思
而感併此蓋伏遇某官言爲楷範道蘊經綸化閭里之澆
風愍簪纓之弱息至誠樂易許傳新著之書雅量恢宏不

棄一偏之士遂令少賤屢獲親承梅敢不躬勵前聞仰稱
春秋之筆恪遵明訓益加歲月之功永依師門以堅壯志

與陳無我論樂府

伏承下教垂示雅詞退揆疎蕪敢居品藻復緣明命之重
庸誦謏聞之迂執筆覲慙通函偃伏切以陽春白雪之唱
和者固希清廟朱弦之音知之尤寡歷觀樂府之傑出悉
爲詞林之緒餘良由萬物變化之愈多抑使五采章施之
匪易龍文被寶鼎雕刻益精天馬駕鼓車低徊滋窘貫珠
之音空在累黍之器莫傳吐角含商孰分其清濁析宮合
徵莫辨其短長俚歌日煩古調幾廢畱連桃葉習晉世之
風流凄切竹枝傳巴人之羈旅江南腸斷之句誰足近之

涼州意外之聲今無是也風聲鳥葉當由動植之可通寬
裳羽衣徒詫神奇而自眩捨陽關三疊之清怨變南鄉九
闕之狹邪樂意生香寫天機之妙理山光水色換俗子之
凡容彼誇刻鵠之工詎悟承蜩之解精義無二至道不煩
靖言思之孰可繼者伏惟無我學士詞華泉湧言吐冰清
飛星急羽之秋文傾上幕投綸沈鉤之暇興滿南山每希
白石道人之雅聲以成黃絹幼婦之佳制雪兒低唱未多
學士之風高墨客廣傳益見咸陽之紙貴桐尊聞唯謹快
覩尤先用鹽洗金殊未明於物理以蠡測海徒竊笑其心
思狂斐莫裁涵容斯幸

回宗人袁慶遠教授

同源分流夙感陶公之詠劬躬燾後每懷韓子之碑均此
靈根蓊然望姓切以經術基於博士衣冠盛於司空名節
爲天下高言非其過歌詩著先人跡時與之俱念鼻祖嘗
客於上虞而耳孫分胙於越土定居鄞水占籍開封西湖
之佐蘇公風流儼在明招而從太史文獻有傳光于淳熙
錮在嘉泰父子同館繼廣受之美談師生竝朝陋禹宣之
異禮京兆踵河南尹之祖武成均慕光祿公之家聲藐焉
遺孤承此元胄正倫之妬諸杜鑿地何心子雲之亾它揚
沂江有考車書一致江海相逢豈無它人因以合譜伏惟
教授學士摛詞展世敬業守儒謂鄧林之廣敷本於一木
揆崑崙之無底散作羣川田歸於齊良非得已爰絕於漢

或曰未然驗賦形之不齊審受氏之有自處祧唯謹繫世是嚴然而內舉避親昔者之邊幅合族戒令先王之準繩愧鸞鳩之圖南憫騏驥之伏櫪羲之之別王述趣乃不同康樂之愛謝莊心誠有得梅偶緣鉛槧久汗絲綸傳呼欣大小戴之稱臭味鄙南北阮之駮部室而得明月當道而逢夜光百世不遷揆宗支之非遠異姓爲後幸譜謀之可通敦敘攸同參承伊始永懷繾綣曷罄敷陳

謝閻學士

東觀英游久欽諸老南州俚士獨守陳編念相望之迥然知無因而至爾何期銓鑒俾預薦揚惟清切之司存實作成於俊乂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方必訓

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維班馬之良不能繼獲麟之筆而燕許之體難以推倚馬之才藝不兩能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爲見所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褒貶失當時之實掩長卷以竊歎抱遺經而自娛故魏收以輕薄寡才咸稱穢史王通雖隱淪不仕獨著元經方今偉績無前太平有象大禮略封禪之記純誠汰郊丘之儀聲教萬邦文質二代追皇猷創業之永傳丕基嗣服之初必屬鴻文以揚駿德彰施作繪極妙巧於羣工雜比成音合天和於眾耳拔犀之選非易聚毛之長亦難如梅者學不逮人志徒師古獻漢家三雍之頌庶或可能續

清容集卷三十一
五
周書王會之篇良非所任揆小材之雕鏤幸大冶之作成
忘其顛蒙倍以踊躍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冠冕文藪準繩
桃李不言以成眾芳之春松柏後彫而貫四時之氣官僚
慎簡載籍肇新爭名於朝難後來之居上脩身以道匪平
進以依流淡處同升之譏上辱大賢之舉幸相知於氣味
迄無假於聲容柄敢不益勵討論上酬獎拔求識李邕之
面當已有期效彈貢禹之冠不幾於贅因風輸感執筆寫
情歲律云更神休所屆庸致茵憑之禱密調鼎鼐之和

賀鄧善之應奉

茲審講徹臯比班登龍尾早居三字極鉛槧之光榮爰作
一經萃縑緗之芳潤朝端色動江左文明切以詞章之體

與政相通禮樂之宜隨時斯舉誠少近古于以酌今釋訓
聳牙固難返殷周之盛委心綺靡殆有鄰齊梁之風山東
之詔令溫然河西之璽書炳在往者諸賢不競故老云亾
掇拾成言編聯賸語形模近巧難逃鑿之譏刻畫傷和
殊近鏤冰之累徒畫虎以類狗強令鶩而隨雞事非偶然
時使之爾念欲復還其正氣抑嘗淡揆於陳編然而木人
石腸難以語經綸之事河目海口要當歸黼黻之才請誦
所聞無出其右伏惟某官清言古瑟雅製方壺冶百鍊之
金而成雲雷之奇合八珍之味以調薑桂之美當下帷之
多暇每傾蓋而劇談意得忘筌神閒舐筆船容萬斛果自
致於水中芝產九莖宜載歌於殿內夙嘗相勉今匪共諛

清容集卷三十一
柄倚馬才疎屠龍技謬歸來之詞莫擬遂初之賦或尋話
茅舍於玉堂當塵遠想謹蔗漿於金盃冀保天和傾向之
忱敷陳莫既

壽鄭潛庵

茲審玉宇金明蓬壺瑞藹數環六甲堯年已合於上元福
擁三千申旦適同於游九江湖相慶樽俎交歡伏惟內翰
學士鬱鬱澗松昂昂野鶴辨排堅白共誇塵尾之清言書
喜硬黃猶習蠅頭之細字方窮太始之理以與造物者游
陋絳縣老人之年讀清溪道士之易踏龜殼而一笑持蟹
螯以高歌夢繞故園壽客相期於晚歲情親近局麴生可
負於良辰柄傾接維新坂援實舊黃絹幼婦之詞莫擬子

墨客卿之賦未能八千歲爲秋願致長生之祝六十養於
國佇看優禮之加薄物助誠副械瀆聽

回交代潘檢閱

誦子墨客卿之賦竊有激昂聆諸老先生之言淡相推挽
審珠玉之將至愧糠粃之在前慶牘未遑異函先枉伏惟
內翰學士冰壺貯月水鑑懸秋下帷授徒有矻矻窮年之
趣閉門樂道無憫憫望歲之憂追北渚之歡歌覽東齊之
形勝斧藻樸素丹青炳靈相如封禪之書直譏其陋賈誼
治安之策允謂可侔濯纓益振其高風結綬良非其雅志
金馬門之待詔有類俳諧白虎觀之談經亦幾糝雜維茲
冊府直號詞林寶書如山汗簡若東方偃武修文之盛乃

立經陳紀之初侯日影於松階詞容潤色瞻天威於芝閣
議許討論匪慎簡於英髦曷專美於治世除書一下輿論
僉諧稱學匪適今才不逮古重以簪纓之舊猶工鉛槧之
勤泉石寫心比元郎之漫仕山川感興追杜老之壯游過
塵幼婦之辭重託聞孫之好有憚其旨不知所裁

回冷教授

仰南州之喬木美蔭獨存望西山之慶雲英光猶在居然
傾蓋之幸辱以投函之謙斧藻溢情丹青炳目切以取士
之岐不一用儒之道實高賈誼少年憂國之策允著馬周
逆旅入對之疏密諧法如牛毛賤若魚目將望然而引去
寧挽之以必來方今人文交脩禮樂備舉金馬碧雞之頌

可被茲歌赤麟白雁之祥宜書竹帛孰爲稱選僉謂當仁
伏惟賢良學士溟海扶搖清秋沆瀣圓冠方履儼魯國之
舒徐漆簡汗書補羽陵之疎略寶氣橫鬱天葩芬奇方按
軌以徐行羞登途而捷進青氎舊物行廣高門白水同心
益窺雅志幸雲龍之有應成針芥之相投遺以十朋之龜
貴若連城之璧有味其旨固難和於大羹無德以將敢亟
酬於雜佩銘膺感幸占對簡燕

賀吳編脩

茲審疏青汗簡錫寵身章史官之具三長英髦慎簡聖經
之法五始盛事特書荷針芥之偶投慶雲龍之胥會編脩
內翰篤志精白結交老蒼審黃鐘於希聲灼知律呂嗜昌

歌之古味允適酸鹹維懷寶而淡藏終待價而一試筆耕
云舊學殖焉窮桷師友川流獻文日墜喜而不寐類文子
之同升樂以忘憂慨宣尼於往昔斐然贊美蔑以效規

壽貢仲章

月暈虹蜺藹南漪之五色春浮花柳揆東作之平分孕彼
玉人瑞茲寶運伏惟某官池塘逸興金石流波懸弧表四
方之心遠游結駟落筆擬千古之作長歎彈冠愛東方之
偷桃專北門而視草蓋將旬五日而後返抑亦一千歲以
來歸桷善頌莫陳雅游屢接沈香亭北行催芍藥之詞白
玉堂前愧伴梅花之直薄儀侑祝副穎瀆清

賀鄧善之脩撰

伏審儒林著望詞苑貪賢趨近署之清班贊中朝之元化
光膺異數允際重熙敢緣肺腑之私庸寫胷臆之蘊切以
王言之制始分於唐人文之精特盛於宋故便於宣讀者
必資諧叶而直以訓告者當務簡嚴作者數公流爲末派
學疎而才勝每師浩汗而失於麤疏記贍而思遲必慕敷
腴而拙於裁翦鳧鶴不續蕭蘭莫分蓋洗金以鹽當研物
理而攻玉必石有假朋從歷年滋多此道不競藏名淵默
莫窮龍虎之變騰處友善柔徒欣牛馬之奔走望風隨其
臧否疾才撫其短長有符東晉之清談自謂西都之舊作
昔君實不爲四六語未嘗失朝廷之尊而溫伯輒草廿二
麻豈害爲錢穀之吏必此爲士其何敢言然作新斯文是

在吾黨復古之道誠惟今茲起八代之衰昌黎固專其事
振五季之弊師魯亦預有功樂在羣居道無孤立伏惟脩
誤學士丰姿凝湛雅量韜淡大音希聲儼一獻九奏之意
元酒不和成百拜三行之儀中和養其本根英華發於情
性譬若夜光明月眾咸以爲寶珍方之威鳳祥麟人莫窺
其形狀陳太丘之容眾王茂宏之盡懼以爲黼黻帝猷曷
取竟寧之事丹青神化獨追正始之音桷幼講門功早親
庭誥揆諸老之源委不知者謂得異書道前賢之心期無
聞者猶譏曲說懼廢三槐之緒聊希五柳之恬爲可汰之
技官守不求之樸論要蘄傳後寧望敘遷欣覩除書缺脩
賀記幸燈火平生之舊道江湖相忘之言人皆曰賢亦旣

遂彈冠之願老而能學當益思炳燭之勤敢效頌規斯爲
處與

回趙太社

伏以豎燎扶朝陽之光敢居斧藻贈貂得明月之報庸謹
襲緹三復先猷重陳素款切以屬辭比事匪遵魯史之舊
文微顯闡幽允正周王之太統無傳而著惟道是明然而
獲麟之箋有鄰神怪矢魚之訓詎止觀陳紛然賣餅之譏
萁爾垂旒之喻泥天正於長歷循夏五之闕文郊用辛而
非長日之時禘尊祖而雜園丘之謬清言何補墨守徒矜
投膠澄百尺之渾引髮舉千鈞之重首勳啖趙心學邵程
義理精明賴先儒之啟迪權衡輕重資前哲之贊揚嘗窺

清容集卷三十一
西周之簡編淡陋後王之典禮致太平者猶有羣議言五
伯者殆無全人廢學熙寧卒致爲戎之歎尊王慶歷遂多
刻吏之嘲人物眇然年運而往伏惟大尹學士山林圭組
燈火詩書返袂高歌法天時於五始下帷坐授悟人事於
三微載惟先正細氈奏對之書是爲後學青箱纂輯之式
集狐於腋端有假於翼成洗金以鹽良永慙於疲索桷困
學有志強仕無功百年雁塔之聯登季世龍門之末至欒
胥阜隸捫心有感於同時管鮑交朋掉首未逢於知己翕
然針芥終以絲蘿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豈無好學二百四
十餘年行事聿覩成書擁篲以陳袖函非禮尙祈矜采俯
賜鑒融

回趙太社鄉飲

習鄉上齒咸推大里之典刑隆禮尊賢幸屬貞元之耆舊
矧蟬冕三公之地在皋比一變之功人物眇然年運已往
於粲雙魚之牘孔昭二馬之期入學祭典脩願廣太平之
盛觀升歌主人獻敢隨後進以同登

回趙太社

切以百人逐兔祗益苦心一朝解牛敢煩敏手念洛社久
存於鄉約而杜陵或廢其家聲宰肉莫均拔毛不與仰止
金刀之禮樂陳茲典午之春秋無以易堯不如歸趙粲飛
函而禮讓堅縮衷以勞謙君子是憂貪人斯幸潛魚畏餌
雖自潔於水中羣蟻慕羶卒相緣於堂上其爲計則得矣

獨竊議其可乎難以立談終祈臥治匏五石而無用其果不能粟萬鍾以何加顧茲可陋僉謀懇切童瀆矜融

壽徐德剛

七月八日

涼生兔子瑞應麟兒元祖流芳歲遠猶傳其玉硯黃姑停宴夜分端俟於銀津家聲之克振可覘宅相之漢期有在梅陳人愈拙妙語莫工望閭里之葱葱阻舟航而耿耿九五一日壽願益窮皇極之書四十不動心矧已開中年之衰薄儀侑祝善頌增情

謝程承旨

爵人於朝已甘遜避譽髦斯士忽被選掄小己惟驚大鈞有自切以王言之制炳若日星帝令之行潤如風雨三代訓誥誓命之作理雖同而體實殊累聖歲月日時之編事若近而書貴備簡嚴足以成信史清切然後爲人才非甚長藝莫能擅皇明啟御文治興圖漆書汗簡之奇來者不絕金泥玉檢之陋卻而未遑寬大之詔數頒遺逸之聘屢舉宜得鴻碩以贊雍熙大鵬乘風乃鸞鳩之斯集長鯨失水顧螻蟻之所凌憫涇渭之孰分慨薰蕕而同置拾芥而取青紫彼謂不難相馬而視元黃曷云有遇炙手可熱涌氣如山生能齊言豈莊嶽之所變恥與噲伍何淮陰之過高惟末俗之寔繁斯南士之不競離明有照渙汗聿新鍊金於陶冶之餘煮海於剛鹵之後聚毛雖翮擢象是精懸水鏡於廟堂今茲選眾審銓衡於臺閣夙已簡僚閭巷

駭聞江湖翹首桷之不佞人能具言性褊介而弗通學固陋而無補少承諸老欲窺龍馬之祕圖晚效一官深愧蟲魚之曲學守西樞之遺緒望北門之後塵侍坐松階占對或言其可教散襟茅宇倚歌人數其太迂雖慙殺青之工僅免尸素之誚既云美解寧敢強畱蒼狗浮雲幸逃物論白駒過隙謂失事機屢久屈以奚伸鴻已飛而何慕私以恤緯之謏見敢言出綍之舊章知之非艱試可乃已泛觀唐世歷攷宋朝元白才高必授題而方拜歐蘇望重免給札以卽眞誰謂秦無請從隗始惟智行其無事於人何所不容然而爭進駢肩一免詎堪其百逐旁觀衷手前禽終失於三驅彼非招而不來羌奚爲而遽集議由鷗閣功在

鑿坡此蓋伏遇某官間世宗工先朝元老文諧律呂八音振而四懸成智合著龜六虛周而三極建旣任棟梁之重彌深參朮之儲謂立賢無方當視朔南之員幅凡成人有德豈拘州里之遠遐夾袋初膾青氈已復桷蒙恩若是圖報謂何欲酬國士之知願假客卿之對承明三入莫能書赤麟白雁之祥滄海重游要飽識紫鳳天吳之異寸心有在千穎莫殫

謝李承旨

五載辭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氈三已何慙重來有覲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密而熟於憲章尙精敏而達於事勢欲取侷儻絕羣之士將貽落魄

無檢之譏苟崇依違寡言之人必致脂韋不稱之弊原昔
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廊廟之時文治日興皇猷
淵默委諸元宰予以彰衡石之無偏詢於輿言足以知芻
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簡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揚鞭而避
巖棲穴處之隱接浙以來矧聲教久敷於朔南而忠信可
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如苦窳之蹤亦預陶甄
之選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
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
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其代予言惟宮府一體之意深
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願因知己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
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今輿地紀載悉歸于梯航觀闕會

朝相望其冠蓋東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
安赦愈多則姦媮之滋幸理錢穀雖號爲俗吏當究其出
納之源議禮樂實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
合志尙敦朴素以去奇衰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
有武弊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燃非賈誼之過計前籌
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壹其酸鹹成錦易工其萋斐
有懸高鑒奚假謏言柄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同
傳敢謂未然爲瓦注以自怡不幾於似當朱門炙手之日
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遂山中之樂恩
蒙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技止操觚將何爲而報謝念承明
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筆難施於

清容集卷三十一
青簡一命再命循牆深愧於素餐曷稱獎提惟肩樸直玉
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稚子候門之夢
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藏

賀曾提舉

茲審望領儒先道光王化宣尼乘桴之意豈果居夷幼安
度遼而還殆將易俗登瀛可俟艤舟以須伏惟某官妙思
春雲壯懷秋水掣鯨魚而游員嶠奇觀畢陳踞龜殼以挹
浮丘妙言合奏身寄神京之陸海曾藏東壁之木天允議
居中詎宜補外柄屠龍技拙倚馬才疎詭御以告王良則
云豈敢執鞭而慕晏子尙或可能不腆儀羞無文敬在

招俞光遠入塾

七歲入小學幼儀深著於曲臺三年通一經俚諺敢誇於
東魯先猷滋遠穎識無聞空多老翁不量力之譏莫慰大
賢願汝爲之意伏惟教授學士矻頑妙手注巧良模樂矣
誨人陋孫寶之避舍幡然就道知李耳之入關談經排狗
曲之嘲挾策恥兔園之固以身徇道初何愧於古先辭富
居貧益有覘於雅量尙煩負劍辟咄之訓以成灑埽應對
之儀虛左以迎側躬而俟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曲臺三平賦一孫野鶴並書
 其人固無實之微舍御為源故味辛其久入國為
 清風之意非並楚對學士亦庶幾乎玉函其樂
 其言亦猶斯教麻無開空之步餘不量衣之類莫想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元符袁桷撰
 啟 疏附

回宣城郭教授雷煥

江左諸賢夙慕敬亭之山水洛中九詠可言京邑之風塵
 擔簦而賜璧一雙馮軾而下城七十奇節矯亢高名激昂
 伏惟教授學士藻思春雲丰神秋月子綦隱几立言深愧
 於炎詹林宗塾巾置論匪鄰於危巖脫穎悟折衝之敏發
 矧窮旨繁之情流涕力疏於治安多病恥陳其封禪懷章
 宿邸知富貴之有時棄繻入關審功名之可卜方盛世興
 賢於郡國詎長才抱道於草茅雲龍類從冥鵬運徙遴選

金臺之彥孰敢居前淡藏寶劍之篇豈宜緩後方爭求而
識面謂鼎來以解頤顧懷刺而卻行將舉扇以疾避長箋
鯨掣部室珠輝桷學殖塵荒經畚德墜儒林丈人之源委
老矣亾傳子墨客卿之詞華終焉自失每念空餐而增戾
誠思拔茹以避賢位卑語輕望淺任重吾徒掌帝之制弗
稱絲綸君子贈人以言有慙斧藻永繹其旨不知所酬伏
希亮察

荅郭山長

家近神山那有望瀛之想祿尸玉署每慙玩歲之羞將賦
式微之歸忽膺連茹之寵捫心悸惕揆分僥踰桷智不逮
人器非越眾老而能學永希先世之勤樂以忘憂欲述聖
門之志考茲盛代尊彼儒流選部推毛之精崇文拔犀之
舉謂南士後至難效盧前而靈胄遠尋所宜隗始白駒空
谷振鷺西雖有來琳瑯之書彌重錦繡之段客師之遇跋
男子似若倒之汾陽之許謫仙人于今驗矣龔藏是謹傳
誦惟驚

回府學觀禮

瀛州清切甫賦歸休泮水肅雝適嚴秩祀方謹陪庭之儀
注遽承異牘之詞華進執豆籩升聞金石惟素王道德之
懿合蒼姬文質之宜謂巍坐光榮不幾淺陋而成令炳著
斯爲故常淡嘉絜己以作新共企傳恭而復舊奉璋相事
敢居髦士之先執禮導前難免鄙人之誦

荅朱生

一還故里分安野鶴之間三入承明眾哂黔驢之技櫛髮
淒其已化捫心省以獨慙粲然霞裾申以冰繭蔀室兼
金之耀衡門駭織翠之奇伏惟賢良學士汗簡功深韋編
思切議詞章之弊肇於揚劉發騷雅之幽擬於屈宋單出
雜比爲律呂五采一就分等夷靡然變藻績之工綽矣成
灑噩之古然而明理者鄰於直致脩辭者萎於曲裁謂箋
記止媚上之文能之實少而制誥得儆眾之體作者猶難
桷金匱世官青箱家學嘗自處於木雁淡有哂於土龍史
乏三長敢述馬班之制作經迷五始莫推啖趙之淵微事
與願違志隨年往幸覩清脩之標度得攄磊落之襟期針

芥有投漆膠彌固贈以繡段拜雖亟以莫辭酌彼金罍禮
未成而先醉輪囷有感厓略是酬

回楊編脩

綴班玉署帳諸老之川流晉秩金華撫微躬而漚返選由
鼎鼐事駭摺紳方虞按劍之疑忽荷遺珠之贈伏惟編脩
學士文裁錦段思湧繭絲目無全牛論固輕於餘子智專
老馬語或齒于陳人每憐炳燭之勤能破炙轂之辯嗜同
昌歎玩比懸黎旣接壤於片雲復盍簪於中禁事云有幸
時不偶然桷久困京塵宜收朝蹟望蓬萊隔弱水肉羽難
勝歸鄉里授諸生丹心尙烟敢因裒拂庸寫摧藏

賀臧戶曹七十

光分華旦瑞啟希齡兕觥以躋公堂允資裨贊鳩杖而游
鄉校實賴主維人瞻壽骨之有傳天挺蜚聲而彌壯桷陪
游再世縻繫一官望廣頹之彭錢雲煙縹緲想脩容之姑
射冰雪湛凝侑慶薄儀別陳副楮

回韓知州

伏承劄翰俾篆碑顏詳讀再三莫殫萬一靖惟先正按察
相公智謀超俗勇略立勳東西戰壘之出奇左右屯田之
擇便矢穿楊葉彤弓昭大帝之恩斧破豫章金符儼百神
之助烏府藹澄清之譽紫樞彰鎮靜之謨薦士惟公共擬
巨源之識量聽訟以理未夸廣漢之精明至若更異代而
振家聲以孤兒而傳宦牒績爲罕匹人所難能編摩已著
於穹碑揚厲宜歸於汗簡伏惟節使相公窮神述事立身
揚名繼世象賢牧守之任相接爲政以德撫字之念彌加
安陽之圖譜可尋潁川之風猷如在昔聞惟二今見其三
某演誥罔功紬書無補龜趺屢勗幸附驥以託名蠶尾參
差願濡毫而作傳尙賒參覲統祈鑒融

壽史允叟

數周甲子壽開絳縣之年瑞後中和慶萃金閨之彥槐堂
馥郁榆社歡榮伏惟某官服食頤神希微養智撫松筠而
閱歲霜雪不移調茵鼎以樂天煙霞自得方將友安期於
瀛海揖子晉於緱山坐觀盛衰笑視今古招邀親黨願成
二老之風流約集耆英共繼九賢之真率薄儀侑祝副楮

別陳

埜甥定鄧氏

西州勝士久欽翰墨之芳南國故家自笑冠裳之冷幸託
根于外氏獲聯蔭於清門不假揄揚遂諧婚對伏承某封
德參女史訓服姆師從子公埜習有童心才猶凡
品每慙鐵鑪步之誚敢意玉鏡臺之緣敦義有加申盟無
斃陳不腆之幣爰以敬初叶和鳴之占永言綏後臨風瞻
倚執筆感愉

趙氏請婚

代作

明珠當道愧無因而至前幽蘭淡林敢不採而自佩庸假
蹇脩之力允諧懿氏之自欣惟某人朗鑒冰清義襟河潤
品題吾黨合閭里之衣冠縑藉斯文振家庭之詩禮有懷
聯事歸擇賢宗不煩千金之致詞端藉七寶之合月翠屏
宜晚行參羣從之游白水同心益覩片言之助輒干將命
恭俟報音

長女許適趙氏

西府垂芳遺編僅守北門視草一疏獨高興懷二老之盍
簪屈指故家之傳笏前言儼在嘉命是恭伏承令姪同知
壯慕直清任版方堅於冰蘖而桷長女某幼遵婉婉閭儀
麤習於絲麻眼空餘子之隨羣人議乃翁之擇壻察其素
履終以淡成萬里遠歸自訝子平之拙百年偕老願諧敬
仲之占腴禮莫酬副書以載

次女許適趙氏

伏以漢庭甲乙曩已託於同年商邑後先適相符於十載
仰止青雲之素歸然喬木之存施于孫曾成爾姻婭伏承
長令嗣學士思淡象管譽已藹於階庭而柄第二女某工
謹鞶絲職麤遵於閨奧末習競夸其侈靡吾徒宜守以儉
純此道清風斯盟白水仕非爲貧也願早觀金題玉躡之
奇言得無訕乎已預述竹笥練裳之簡有嚴報禮庸謹副
械

回余氏議姻

成季之勳象賢是嗣有媯之後教順惟慙念脩程方歷於
冰霜而賤跡幸安於里事適相偶時何敢違聿來金薤
之華申告瓊茅之吉悉蠲繁縟以奉周旋直道而行固官
箴之攸謹外言不入在樞範之必嚴匪惟弱息之有歸益
見清門之足法奉板輿而調鼎膳所願事姑入玉堂以復
家氈敢云傳壻莫攄喜臆庸致規言

季女許適余甥

百年事契仰止高曾再世婚姻施于姑姪念造端於幼歲
獲締好于今辰允自氣同抑光肺附伏承令姪灑掃應對
久遵壽母之規桐女保抱攜持夙賴大家之訓展也衣冠
之緒凜然弓冶之傳人亦有言吾爲此懼魯衛兄弟禮已
判於立談秦晉舅甥事益難於坐視勉焉亢植稱爾獎提

叔女許適史氏

秦晉甥舅之國論世可知朱陳嫁娶之村披圖儼在惟華
閨孰比肩而擬乃衡門爭接踵以前盛德有容寒宗奚讓
伏承令姪孫承奉衣被儒素綺襦之侈靡聞而稱女服習
女工鞏絲之精未解念游宦久塵於當路而婚姻馴致於
失時立談璧雙訂諾金百練裳未備敢云九十其儀鐵硯
可傳行奏三千之牘

回史氏聘

宦路因循莫酬宿諾相門清遠猶守舊規荷崇篤之愈加
審姻婭之攸自書來尺素禮重兼金歌標梅之詩懷惟有
慊效投瓜之報愧莫可言

謹請婚史氏

元老傳宗專清名於碧沚彌甥承緒微餘福於滄洲百年
婚媾之孔昭再世姻親而允著伏惟某官某封某來晉內
闕服習手締繡以益精而稱男辟水從游躬簡編而麤謹
唯閎閱吾徒之當保何閭閻餘子之爭前謝彼濁流成是
古道納采用雁欲男女之及時端策拂龜審公侯之復始
敢陳薄禮庸載副械

牟氏招贅書

代作

中年婚對每淡禮本之思晚歲家聲猶守儒林之舊盟既
諧於築館事宜免於御輪老矣無能視之猶子伏承令嗣
學精緇帙才詎止於目前而某女某功謹鞏絲情難離於
膝下受餐願同其甘苦奉匱淡謹於寒溫既重久要敢辭

先施青氍毹在敢言翰墨之有傳銀燭屏開豫卜門闌之多喜

疏

易州文廟疏

聖人之道極覆載莫得而名神明之通若淵泉無往不在維上谷之古郡實陪京之奧區脫戰國任俠之風服五經仁義之訓化行衿佩家有衣冠然而揭虔妥靈廟堂之制未舉設儀辨位籩豆之禮莫施雖像設之教啟於後人而神棲之宮見乎累代事關我輩天祐斯文泮宮作詩願同功於史克鄉校有頌豈專美於鄭僑敢不盡心聿來胥宇翬飛鳥革佇看不日之成玉振金聲共享無言之化鄉閭

樂助庠序增榮

贈陳無我凌波圖疏

右軍換鶯經不了生前之債東坡賣馬券要求身後之名然而畫餅豈足充飢須信望梅亦堪止渴菊南道人璠璣古學瑚璉雅材江漢秋風付經綸於獨笑冰霜晚歲寄漫浪於一官食苦茗而論事不休坐胡牀而倚聲自若寧爲雞口任刮龜毛丈夫豈願憐出門何礙平生不道乞對鏡奚慙信天公之記已成孔方兄之交頓絕雪車豪士會須奪吏部之金秋水達人寧復貸監河之粟知心惟一具眼無雙

張玉田歸杭疏

采藥神山悟朱顏之今昨呼猿靈鷲勞清夢之去來要當
青鞵布襪徒步徑歸誰信黃絹色絲空言何補弄笛恨邊
雲慘澹坐窗惜江月淒涼落葉孤尊無復金貂之慷慨古
梅千檻空懷玉照之風流食肉之相已非解牛之技焉用
焦桐未遇斷木自慙風雪江湖何後當時之置驛交游金
石定先桑子之裏糧鄙騎驢灞上之寒遂跨鶴揚州之願
膝行而謝相載以歸燈火話平生慰老弟兄之白髮詩書
娛晚歲還名祖父之青氍恩極無言情陳有覲

周可竹移居疏

借車載家具已知生理之疎騎馬徬人門可怪言辭之拙
相期青眼少尉白頭可竹教授清比叢蘭臙如野鶴無殘

盃冷炙之色有簞食瓢飲之安鼓琴授生徒近馬季長之
標致隱居任漁釣入方元英之品題幾經茅屋之秋風厭
聽小樓之春雨烏鵲三匝鷓鴣一枝欲尋菟裘之謀難課
兔園之效昔和靖處士享西湖之樂不以告人然康節先
生買天津之居嘗聞醵眾既自慙於啟口要當會於知心
不惜一言毋煩婁請門多長者共成來往之歡尊有賢人
不廢倡酬之適鄉閭佳話湖海高風

許路教入館疏代人作

道喪於千載之餘談經者逐章句之末士奮於百代之後
言理者析天人之微不有淵源孰爲矩範某人學優聖域
譽藹儒林光風霽月之心曾莫窮其蘊清泉白石之志趣

所養者淡名羞少室之山人眾羨關西之夫子得英賢而
教育終愧顓蒙美盛德之形容莫殫善頌卻前而請虛左
以迎

趙太社刻春秋法度編疏

列國寶書慨混茫而亾紀三陳鐵槌洞消息以淡憂永瞻
黍離之遷迄成葵丘之會蒼姬稟在素王是專攷牛耳之
盟悉淪於誣矯推麟趾之應莫捄於衰頽匪惟凡例之嚴
是日筆削之正然而隕星退鷁非有貶褒歸賙求車實淪
典禮直書其事足以誅亂臣之心曲說以箋殆有若法吏
之口三傳角立羣儒狐疑維昔師臣侍經白虎今有賢子
紹業青氈討論無歆向之嫌文獻續間平之美年運往矣

風猷儼然幼讀父書若擣珍以和於舉鼎老嚴家訓雖嗜
芟猶守於加籩泯然鄉校之闕遺懼爾世卿之淪靡願廣
傳於琬刻庸不墜於箕裘白首書成允遂殺青之志清門
人在益章壽梓之功

戴先生刻遺文疏

羊公峴山之碑淡懷身後白傳雞林之集豈較目前是以
壁中之藏咸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
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夫近志于古者
或知其非爰舉耆先以告茂異刻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
名漱六藝之菁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
璧若哀吉金以合四懸之鏞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既人

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年之計在
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在是舉曷成斯
文穆參軍市上之酬敢求美價蔡中郎帳中之陋徒藏脩
名

尙仲良刊醫書疏

類長沙張仲
景書爲十圖

欲觀日月星辰疇咨繪畫多識鳥獸草木具訓傳模矧左
圖右書之教備存內榮外衛之微莫辨張長沙類四證以
明治病之本朱南陽衍百問以推用藥之原其書雖完厥
理難究爰有多聞之士聿成一覽之圖考百藥之君臣推
五行之母子分弦濇於坤艮別表裏之陰陽若游建章咸
旁通其門戶猶入武庫悉能名其甲兵允得於心如指諸
掌欲推己而傳世必假眾以全功張廣樂於鈞天詎資聽
瑩挂高堂之素壁端便覽觀共勉揮毫所期刻楮

陳晦父致仕還家疏

挂冠神武注晚歲之蟲魚歸老鑑湖了餘生之麴蘖駭士
林之一見合選部之二宜喜在眉端春生足下湖西致政
陳教授長材韞匱敏手斲輪破帽塵侵不辨支離之粟矮
簷風急徒賡骯髒之歌烏信天以無愁楊厄閏而彌老李
太保亦爲之惠米固以眼青蘇司業時賴其與錢終憐頭
白漫浪江湖之迹淒涼山澤之癯囊無一錢室如懸磬扁
舟下吳會願共謀屏履之貲騎鶴上揚州庶益遂衡門之
樂

金陵鄭生應炎道士疏

北闕上書著詠受嗔於唐主南山種豆貽言增禍於漢朝
生也有涯安之若命金陵鄭生精神玉絜辭辯春霏負笈
登途謂功名之來可立致下帷講道審義理之得爲無窮
淒涼灤水之情懷隱約金陵之夢寐將置身於方外行抵
掌於人間柱史猶龍匪宣尼之私論塞翁失馬詎莊叟之
寓言斷于乃心告茲多士青精顏色淡培橐籥之功白日
羽翰必假刀圭之助渝盟天厭效義風從

真定劉謙父葬母疏

貧乃士之常命有拘而淹屈孝爲行之本力不逮以因循
歷觀聖賢夷考傳記脫驂之贈成於斯須挂劍之酬定於
往昔蓋惻隱爲人之固有而慷慨則世所共難謙父提舉
臺閣蜚英江湖漫仕郎潛衰矣薨百喪以自怡吏隱蕭然
粟五秉而誰助假牆壁以葬其先母閱歲年莫返其故居
雲聳松楸難合延平之劍煙迷鄉國似隔蓬萊之山傾麥
舟則蓋有其人指米廩亦當繼其事古推任恤義濟厄窮
觀百金爲壽之詞誠爲過舉輟一朝享客之費是在勝流
凡我同盟知此非僭

史朝甫鳩金疏

袞繡舊坊痛家氈之羽化簪纓故物存遺址於霜餘非假
熏脩曷能永遠昔梁公有廟以香火而綿長魏氏故莊因
耕稼以蕪翳可堂之志敢替居室之資孰謀矧此地號寶

奎湖通碧沚四世五公之故躅十洲三島之仙蹤道氣分
紅塵之囂勝概接紫清之邃王珣捨宅虎丘之跡彌芳賀
老棄家鴻禧之傳益著願憑眾力允成勝因

鞏子固鳩金疏

顏淵希聖簞瓢之樂有餘揚雄好[元]甌石之儲不足道之
充者身愈泰心之廣者貧益安子固經歷游藝精淡養神
恬靜因五行而知貴賤響若著龜閱千官而審盛衰明如
水鑑腰難折米口厭言錢監河之粟誰償吏部之金莫奪
廣廈寒士之願古蓋有之綈袍故人之情今斯可矣一時
傾蓋相與揮毫

奇禪師住天童疏

身隔片雲更上玲瓏高處心如止水久明清淨本源行藏
不假於脩爲去住靡容於擬議僉言推挽一笑承當伏惟
天童怪石禪師潛雷在淵美玉蘊石法筵擊拂大辯若訥
以難窮丈室閉門掩息如灰而莫測澹兮守僧伽之鐵鉢
寂然護摩尼之寶珠不滯一方難違眾論雲無心而出岫
允稱拈提水有時而回川佇看興復祝聖主壽作天人師

冲禪師住補陀疏

平湖春藹久居水月之上方絕岸雲淡要識海潮之瑞相
雖神化無形而應感在世緣卽境以示真選眾維公當仁
無忝伏惟補陀太虛禪師澄源心鏡懸河辨鋒藏室眼空
一滴果投於巨壑石盤手透正宗允紹於東巖對達官不

海峽集卷四十一
下繩牀示諸徒靡煩禪板睭惟寶刹上徹紫宸香幣絡繹
於道塗車馬駢闐於島嶼發乎邇見乎遠變現莫窮左畫
圓右畫方應酬非易敢煩主宰庸闡拈提小白花香證西
天之梵語空青水影印南海之圓光顯大士功祝聖人壽

壽國堂師住廣恩疏

法王寶刹殫億劫以莫窮盛德佳城考五傳而必復維樞
庭奉先而結構實木庵受畫以拈据子爲孫孫爲元初無
間隔公慙卿卿慙長卒致荒蕪羣議交譏諸方竊笑伏惟
某人溥洞下之旨益密爲山中之行最尊化鶴還家飛錫
歸里翠浮松柏儼奇觀之舊模金透簷楹增清暉之秀色
祝彤庭壽廣綠野恩

南湖十六觀重脩疏

想逐心生由思爲而攝以觀行隨誠立積空假以歸于中
推西方清淨之樂邦解羣生昏垢之苦海法智尊者開講
席於是山介然比丘肇化境於此地十六觀室爛銀樹之
光明八千由旬儼紫臺之芬郁坐無虛位儀具清規巍峩
髣三聖之現前拱衛恍諸天之如在若茲妙所允勝他方
壞空乃算數之循環變幻成劫灰於瞬息睭維名郡素號
相鄉信士孔彰法身不昧陳諫議以筆墨爲之翊贊史中
令傾金帛盡其莊嚴古與今同事由眾舉掄榷楠於澗谷
采丹雘於陶鈞蓮花湧七寶之池貝葉集諸香之案雲興
膚寸徧龍澤而有年毛積毫釐成狐裘之無價以斯功德

海客集卷四
西
〇九廿九
作是因緣庸報皇恩咸增佛果

永禪師還定水疏

百年得意大槐宮真成一瞬千載還家華表鶴今喜重來
山林以之鎮浮松柏爲之改色去畱何礙出處無心東州
老禪骨格老蒼宗元真淨沙盆之破已補佛法無多寒厓
之倚如春機心盡掃厭聽蕉窗之點雨竟歸茅屋以看雲
塚間之約遠忘庵外之事漸識微我弗顧盍歸乎來一宿
閣中寧許當年之掉臂三生石上會須今日之點頭水已
歸東車容虛左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

如來四十二章已成經論天台萬八千丈難與度量爰開
祖庭以揚教觀天台飛瀑寺儀公講師心懸水鏡辯雨天花
跨遠道以獨游觸緇塵而無染方且寄吟詠於哇町之外
追談笑于江湖之間惠勤來京師歐公嘗進而與之語
文暢游河朔柳子亦序以壯其行二美適同羣言允愜挽
之不可去矣奚求飛雪懸厓拾枯薪而煮茗清風夾徑對
明月以倚松迴絕見知益增定慧

真禪師住定水疏

古人冢間樹下是大道場彼處山色湖光乃真長物雖三
宿恐成知見然一擊終有本原飛錫何來虛車以俟真公
長老松源嫡嗣竹閣儒流大庾嶺擲衣了無諍語雙峯山
舉拂允謂報恩臥白雲以送千帆之飛剎清泉以展一鉢

之供爲仁由己斯道覺民今年貧勝舊年幸尙有卓錫之地東澗水流西澗儼相望埋玉之阡壽祝三宮道參七佛

寶林塔重建疏

如來以不二心作浮屠相至人以無縫手成宰堵緣瞻茲寶林名冠東越平地湧起實許元度之勝因茲山飛來有徐會稽之妙句徐浩詩茲山昔飛來今有墨本畱寺中雖佛燈之相續柰劫灰之屢更萬里有行七層儼在中殿記靈山之會已爲天下之先康衢歌擊壤之謠共效封人之祝雖云具足要在合尖願力精專等童子聚沙之戲神通溥博謝育王使鬼之能舉筆生風成功不日

東嶽興造疏

三宮空洞之中上通寥廓四海幅員之廣實有主維古稱岱宗仁竝木帝伸爲神屈爲鬼端假去來生者養死者必資旋轉三千餘里之太嶽七十二司之真官爰謹鳩工用巖象設居士垂鶴髮而成勝果詎止一年懷州號龍興而闡珍符永祈萬歲丹青之費雖廣黑白之業可消煩孔方兄之點頭須楮先生之落筆五穀熟而人民育造化功深三階平而陰陽和生成道廣

西隱道院重脩疏

賀祕監千秋之觀門有水雲王大夫安化之廬居多竹樹爰宅清淨以成勝殊然而絳闕藥宮乃梵靈之所幻桂棟葉綠茲地產之所爲若風落山木葉盡脫如舟在水波濤

清容集卷四
相凌故卦氣示還返之方而丹經著補服之妙茲維人事
必假眾脩告于棟梁視我牆屋華表驚其如故鬱羅儼以
常新佯來以圖還十二樓之森著神降之福祝三千歲以
遨嬉

脩桐柏觀疏

福地七十二所之最允屬金庭台山萬八千丈之高實通
丹闕維王子乘雲而稅駕至仙翁禮斗以建壇谷神闡靈
山君集異瀑水千尋而橫練松花五葉以垂珠與公之賦
曲盡其瑰奇擇木之碑悉書其遠始睠茲寶殿乃開元皇
帝之經營攷彼漆書肇司馬山人之展布歲月屢經於代
謝風霜曷任其枝梧羽人停鶴以興嗟客子控驂而問詰

巍峩道祖必資蠖濩以導迎縹緲虛皇宜假靚淵而崇奉
計匠詎涉旬之可集商財非積萬以莫能瓊臺何昔日之
易成玉局蓋一時之神化匪資柱石曷濟津梁鼯鼠飲河
願早貸清溪之水精衛填海當有憐白首之心煙霞改觀
以翱翔草木懷新而鼓舞祝崇萬壽道贊重元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元 袁大桷 撰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桷近奉勅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來實竊戰汗自惟慵駑
 俚儒濱海蟄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
 誠不自意倖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視思欲上報朝廷
 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國家車書混同之
 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實惟聖明之大本觀會
 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得非暗歷
 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舉也桷嘗質五

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元註釋殺雜
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壘之加多又皆
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
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猶不
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叔
孫通奉漢高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
秦絕學使魯兩生號爲知禮其補正誤當不至如叔孫
通綿蕪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
金馬碧雞之頌茂陵封禪之書柄雖愚賤度不敢爲獨懷
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爲國之大事不應闕略而未
議方今翰林爲清切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眾賢肅

和討論潤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爲郊祀十議以補缺佚
備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
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
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柄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尙矣損益之道其
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禮臆爲之制禮經廢缺殘灰斷
壁收合於西漢之世名爲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秦舊逮
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違異於五經者多傳
曲會皆得以合自漢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
傳尊聞審問絜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莫有疑義

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或以變禮者爲正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有改增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猶

至日之不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多闕疑先聖有訓私不自量揆妄爲之說實有愆焉鴻藻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大德五年春二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元六天之妄攻之者眾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號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

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故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義也由其有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問則曰皇皇天帝梁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卽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夫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至於唐宋而不

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爲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又謂禮祀五帝爲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以歸于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爲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黃榦泥夫鄭學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爲殊不知五人

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說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岳言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卽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

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卽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爲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竝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牲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饗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元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

清容集卷四十一
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所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日祈穀于上帝噫

嘻之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卽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啟蟄而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竝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哭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

異同大較紀其旱菽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
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
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
天之壇明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
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日月令孟
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
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爲
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
失不若鄭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
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菽疾病
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謂雩旱而可謂常祭者也今定

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此爲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
變禮要爲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于上帝
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
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
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鼙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
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爲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說牽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旣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問其祀天於圜丘也况大司樂前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鐘大呂雲門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應鐘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丘

降神之所爲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爲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故崔靈恩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旣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爲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亦爲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

事甘泉園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卽園丘北郊卽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園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園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卽園丘園丘卽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周官傅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啟後來之誤故爲之辨

新安朱氏亦疑大司樂本文五峯胡氏非園丘天神降地示出見文集

后土卽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爲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氏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荅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戾特甚啟歷代之訛謬實自此始按尙書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

土亦社也召誥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脩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卽后土后土卽社鄭氏之釋大宗伯旣以黎所食者爲是而復有所疑而不決於是荅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爲社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復爲二說終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

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攷以地爲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爲祀地吾知其不出於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用牲幣于社間于兩社

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其言周官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漢有疑於周官之非全書也或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攷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爲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石之異鸞輅駢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

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爲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廢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齊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蒞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

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耳事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懇近世盛鑾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唯懼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爲甚廣罷壇陞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爲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

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
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
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
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而其說與
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
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
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
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

欲合三禮之說爲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爲之遷就崔靈恩
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
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
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
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
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
實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
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
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各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
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

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
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
官之意崔氏謂圜丘卽壇爲人功之壇按釋圜丘者爲自
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
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
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
歷攷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
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爲丘使然者爲泰壇是祀天之
地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於儀禮
則燔柴之制無圜丘歷代之失祀於圜丘非是陸氏獨不
能證其誤是爲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禮煙也詩生民之

禮祀書之禮于六宗禮于文武釋者謂禮敬也又曰精意
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禮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
帝竝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
燔柴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
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
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是古禮經獨覲禮爲
天子禮捨燔柴爲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
以用于世戴記之合于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
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爲祭天
與古禮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
嘗不以壇壇爲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壇

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其可廢壇壇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爲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淡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于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祖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

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爲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壇壇之不足以容也遂爲外官內官以別而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輶師兩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柴燹燎此又不得混而爲一之證也今考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羣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元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爲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漢而下牲犢尊鬯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

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壝繁雜
 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偪仄懼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
 無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
 羣祀之失能以親郊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為非能知
 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粟之誠慤甚者配帝之
 爭不決遂有二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今若悉
 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憚其不可行
 也按晉泰始明堂罷六天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慶亦止
 祀昊天於明堂宋元豐明堂亦罷從祀獨郊天從祀循
 襲舊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肇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

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祭三牲並陳籩豆
 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為壇而祭故謂
 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晉傅元亦云於郊尚
 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
 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也燔柴以
 報陽也猶宗廟之裸鬯也明堂與宗廟近則燔柴乎何有
沈約宋志謂郊有燔柴明堂無禋燎郊以遠
 人而尊堂以近人而親不必盡同此說是 席用藁鞮器
 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鬯簋俎之屬一以宗廟
 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氣也進孰之失始於唐自
 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解
 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禘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羣小

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用大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羣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瀆莫大焉尊罍尚質也彝以盛鬱鬯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彝得謂之尊也孔疏六彝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定尊罍於天地六彝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元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爲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爲春矣正月正歲猶曰以子爲首若以冬爲春則非矣蓋郊之用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爲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爲周王魯爲魯公合周魯爲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得氏曰以郊爲迎長日之

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
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
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
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
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啟蟄而郊也或曰
郊必以辛周之制與日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
魯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
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
日是有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
日以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卜日則失氣至
之時矣是定以爲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

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
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名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
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
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
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
穀于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爲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鄭元之論也周
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元識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
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

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爲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爲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鬯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氏旣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爲一神州讖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爲祭所北郊

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皆自爲損益若所引祭地於秦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禮書知其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以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不可以合而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爲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知其非者祀地之爲社詳見于后土之議尊地之說莫先

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禮之正或者謂元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帝於地無預王肅之攻鄭元其說雖行於泰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爲一故宗鄭者多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當時布衣從公卿牒補入國學而真國子入學者十無一二

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宋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旣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淡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辱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

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
至國亾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髻亂諸
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
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尙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
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
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
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
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
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
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誶由國學而化

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
國學議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猥以非才備員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
苟度歲月實爲罔功伏觀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脩遼金
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亾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
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元齡等
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
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徽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
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
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

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祕書監專脩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爲祕書著作郎遷祕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肅公甫吏部尙書商俱以尙書脩撰實錄謫薄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撰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者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臣所爲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書其

事出爲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淡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于牀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脩史官夏竦所爲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于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

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雜書野史可備編纂今具于後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于後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考復別有書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竝缺今具于後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略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略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為月表致意極
淡晉代播遷魏宗勃起所宜為表以分年統時兵火
湮厄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陽脩任史
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

輕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
衰宋朝興亾由是可考目今舊書尙有而史院無存
今具于後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錄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作三禮圖多有
舛誤樂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
同史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罔有記載其樂
志止詳於樂髓新經禮書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
書尙在可備討論今具于後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_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政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

本院止
有宣和

濮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顧役行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弊由是馴致靖康之禍所

宜博採奏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攷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脩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附

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

琬刻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略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談叢

師友雜誌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申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師友談記

王鞏聞見錄

桐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厓言行錄

胡安定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大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豐清敏遺事

文昌雜錄

楊文公談苑

塵史

能改齋漫錄

石林燕語

嘉祐雜志

東齋紀事

談圃

澠水燕談

避暑錄

王鞏雜錄

秀水間居錄

卻掃編

揮塵錄

後錄
三錄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略宜用偽史參照作世家倣歐陽脩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檣杙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西不盡靈夏東

不盡高麗宜倣晉書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錄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錄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實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瞠眼傳議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立傳宋史悉諱今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

甘陵俊
叛記

趙諗

有事

儂智高

有平蠻
事蹟

一歐陽脩作唐書[歷]志悉取一行十議造[歷]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天[歷]乾元[歷]儀天[歷]崇天[歷]明天[歷]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歷]經元祐觀天[歷]崇寧占天[歷]大觀紀元[歷]洪邁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歷]草見於志中大抵[歷]不差不改得其造[歷]更改則後有攷民間通[歷]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爲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爲主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憶或者謂國史不宜脩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宜歸老田里曠官糜職實爲罔功而區區素蘊亦斬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林國史院謹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元 袁 桷 撰

策問 問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為先故昔之水旱歷年
 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上計簿以周知名數三年則
 大比以登于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者將
 以預其備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
 備不虞歟其止為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為便或以
 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
 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

止給軍用至于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
有闕抑內地無閒土民不仰於官歟抑有司定制無泛冗
歟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內畿間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
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
講而行也將取諸民而備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唐
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斂散之法壞於後人國服爲
息之辯非本旨也藏富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
時而官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豐穰而
講行實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
講明焉

會試策問

至治元年

夫書者卽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
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
錄至其約史記脩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
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沂平王
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淡
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
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
其雄淡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
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
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紀體製稍爲

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竝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敘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不續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間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辯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

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

時宜無有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當時諄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或謂此麤可厲廉隅之士而頑頓亾恥者不格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宏兒寬皆稱經術而公孫宏卒以布被脫粟之詐見譏當世則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卻父老之餽世以爲美談然震之刺荊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焯著民咸德之豈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是歟方今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

中外封贈足以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
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
未必見知貪者嗜利營私不爲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
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
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荅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
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
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
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
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

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
子之說是歟非歟

荅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
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
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啟後世紛紛之疑也
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
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袁桷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
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
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
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
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

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蟥饑見於十五年螽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弑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春經傳

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否

荅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之矣溫麥周禾又似夏正然杜氏悉取正月爲十一月啟後人之議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愚竊謂晉衛殺其大夫似大夫無罪而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罪邪有罪邪

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景公

之貳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
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皆惡其專
偏而殺之理容有之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
罪累上爲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夫人則書薨葬
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
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伯姬之
類是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荅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九年復書
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
問考之婚爲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何哉
荅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疑
非大夫也莊公蕪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
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始也然
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乃直書之則諸侯
之會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乃衰周之
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
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爲貶例左氏之說遂以諱
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公會荆蠻猶不得而諱澶淵之
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
大夫爲悼夫人於澶淵合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爲共姬也

晉爲盟主區區宋杞晉已細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人已見凡例或以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荅之曰齊狄盟邢齊衛胥命蔡侯鄭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它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卻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荅按史記以小白爲糾弟明矣而先儒謂小白爲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啟之也愚直謂紀年旣遠姑當從司馬

氏之記若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從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爲魯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詳矣或者不達降糾爲弟者此因齊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爲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

荅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荅高舜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侯剽也是年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行也行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行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恆名之行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歟

荅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似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爲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甯喜弑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書衛侯行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過于垂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

爲脫文則行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淡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起楚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荅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爲有罪杜預則又爲稱名爲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爲崔杼一以爲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爲得之稱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之有罪無

罪實不係焉有罪不可殺況無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蓋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成公之母謂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田知乎成母成妻

荅穆姜宣公初卽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姜者卽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楚椒秦術無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亂者札之爲也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

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荅吳札楚椒同例何褒貶之有二人皆公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敖者也遠罷來聘則薦氏也謬始於公穀不攻而自破矣

荅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元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元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荅太元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元之方州部家

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元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元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元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元之後如二蘇譏元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

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爻之變處當何爲主

荅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爲主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淡於筮若二爻變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駁雜無感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亦不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尙庶幾僕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盛周之時曾盡

行之乎爲後世立教乎愚所未曉

答禮爲禮儀爲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于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亾取按藝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

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據漢儒之說乎望喻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由馬融盧植等考合眾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刊而行名爲禮記今冠昏鄉飲酒射燕聘義爲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爲傳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爲之者其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爲之注朱文公有取踐祚釁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廢目也

問黃鐘爲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之商太簇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

損一以下生應鐘之變宮云云益損數理未達

荅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暘樂書去其清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荅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碁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并衍沃左傳之法丘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

井田古制至秦始皇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眞僞之理請喻其詳

荅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爲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爲陰謀也或又言劉歆僞爲歆何所爲而僞爲之耶三說皆非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爲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書當審爲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爲何王時書也然周官井田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爲圜丘井田爲授地之類難以

勉從實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爲呂不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蔡伯喈王肅言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爲夏十一月皆啟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麥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

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鄙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存當舍乞喻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三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爲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爲亂臣賊子春秋未有

書家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尙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備事溫公之法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模糊無罅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

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啟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脩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荅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諸古者房中之樂爲二南朝聘會同燕飲鄉射爲二雅告神之歌爲周頌頌爲周王所得行也歌與樂相竝而作三終之義可得而攷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以議爲也至於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有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爲王矣歌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于何草不黃矣鹿鳴至于菁菁者莪皆美詩也曷言乎周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鹿鳴至于菁菁者莪非周德之

衰是雅頌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是真謂夫子所定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磬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芟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之配天烝禘闕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奚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頌

者頌之變然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亦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蒙難觀至于此則後人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墜簡附以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知矣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說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淡矣雅頌得所樂亦正矣非他有樂也卽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始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祕先儒未嘗言之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九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

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
九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荅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邵子聲音之學出
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
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
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
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
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亦得
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
也

問芣苢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愚謂采之於詩
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義乞教之

荅芣苢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蠱斯芍藥之謬也先儒謂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
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體古
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淡得此意難以語
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
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
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
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

周南召南作樂用之被之筦絃以爲房中之樂又謂太
姒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荅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文王之爲西
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
封始於相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考之
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旣以二南爲文王在周南
則爲王在召南則爲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大姒在周南爲
后妃在召南爲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關雎之作太史公
所言不一或爲刺或爲康王以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
有鄙見未易陳道若復異論此又似吳幼清宗象山之謗
與矣世無眞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荅日歷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錄乃加
諡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歷壞
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歷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不足
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荅牋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寡學
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
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爲主獨趙南塘單傳莫有繼
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
公翟忠惠蔡北海王疎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

諸人文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

荅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敘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
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
漢雜騷詞而爲賦若左太沖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
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
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
蘇黃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鵬賦爲正體
又如馴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

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